



原經

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臣

長子

論三

養生論

善曰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
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
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
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子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
禮記曰致之猶言至也或去上壽百二十古今所

同過此以往莫非妖

五臣本
作天

妄者

善曰養生經黃帝
問天老曰人生上

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曰天
耳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天妄而死

此比且兩

失其情請

五臣本
無請字

試粗論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麤

也向曰兩失謂神仙天

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夫神仙雖不目五臣本作目不見然五臣本

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

學所能致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

至於道守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善曰言神

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善曰言神

之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

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何以言之夫服藥求善曰漢書曰

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

周勃曰天下一歲法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善曰漢書曰

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善曰漢書曰

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汗流貌善曰漢書曰

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善曰毛

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善曰毛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善曰毛

音名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善曰毛

閉目曰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勁刷理鬢善曰毛

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壯士之怒赫然殊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

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髮目列表皆髮植衝冠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髮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

困國無君則亂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

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色夫為稼於湯

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善曰種曰稼言

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

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

七年旱說文曰既灌之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

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潤

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良曰誣輕也而世常謂一怒不

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善曰淮

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悲哀傷人喜樂過是

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翰曰侵損肆縱也

不識一溉之益而均焉嘉穀於旱苗者也善曰國語

翰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翰曰言此人不識養生之理

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自欲均焉嘉穀孰

早苗終不可得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

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星善曰淮子曰形者

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向曰形無神可

恃則死也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焉也

濟曰喜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

疆梁而本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

感而體氣和平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

翰曰棲居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

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

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 翰曰夫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

田種者一畝十五臣本無也有一字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也五臣本無也

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

區音即侯切一曰謂區龍而種非漫田也 鑿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粟秋收每區三升計畝

當百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

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此守常而不變

者也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

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通故也亦知人之在

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善

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

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 銚曰豆謂大

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則多睡也合歡蜀笮草忘憂愚智所

共五臣本無知也善曰神農本草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互相

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塔庭使人不忿

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昔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

各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董琴子言目豚魚不養

常世所識也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草害目又神農

稽同說文曰豚葷菜也 蠟山處頭而黑鹿射食

柏而香頸處險而瘦於齒居空而黃善曰柏朴子

身皆稍變而白身風處頭也漸化而黑則是玄素米無定質

移易存乎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香食相類五月得香

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蒲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者矢瀉中

獲之皆存常處人有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陰阻之氣多

瘰癧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瘰癧黃推

未詳 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

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
五臣本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

善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善曰蒸之使黃而無使堅善曰黃之使黃則必脫善曰黃之使黃則必脫善曰黃之使黃則必脫

亦能變之使堅也善曰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善曰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善曰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

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也善曰故神農曰上藥養命善曰故神農曰上藥養命善曰故神農曰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

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善曰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善曰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

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善曰助也而世人善曰助也而世人善曰助也而世人

不察善曰良曰不察服食惟善曰良曰不察服食惟善曰良曰不察服食惟

目惑玄黃耳務淫哇善曰鳥佳反善曰鳥佳反善曰鳥佳反

黍稷麥豆也善曰向滋味前其府藏醴醪善曰向滋味前其府藏醴醪善曰向滋味前其府藏醴醪

腸胃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

悖其正氣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思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思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思

慮銷善曰五臣作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善曰五臣作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善曰五臣作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

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善曰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

而內外善曰五臣本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善曰五臣本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善曰五臣本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其自用甚者善曰濟善曰濟善曰濟

易竭之身善曰良曰善曰良曰善曰良曰

其自用甚者善曰濟善曰濟善曰濟

其自用甚者善曰濟善曰濟善曰濟

言自用其性不依攝養之術也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

致乏絕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風寒所災百毒

所傷中道夭於眾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天

樂之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

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向曰人至於措身

失理亡之於微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積微

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悶若無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翰曰白謂白髮

也中智以下謂之自然善曰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

以下也濟曰言中人小智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

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善曰老子曰未兆

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限逢遇之初不慎眾是由

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

日五臣本為五臣本病之始也善曰韓子曰扁鵲謂桓侯

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

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

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向曰病甚至於覺病方以為得疾

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

安危理之於未亂實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

功之治五臣本作理字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

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

之

之

無功瘵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馳
豐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次用之則無可施力也馳

聘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

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
間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

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
言多也

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遞相證驗
以自寬慰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

縱聞養性五臣本
作生字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曰

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
見苟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狐疑雖少

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
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

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

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驗志
發者或共憂之以吠犬占澮

古而泄之以尾閭五臣本
有而字欲坐望顯報者善曰尚
書曰澮

賦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八深尺曰賦廣二尋深二
初曰澮賦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
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山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

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
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百里厚四萬海水注者無

不惟盡故名沃焦翰曰賦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
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也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

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
亦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差在數十年之後又

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

傾如此復敗者善曰說文云
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
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刑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
謂犬子為猶類師古以為人將大行豫在人前待人

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一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摩也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綠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於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生之事者戰爭也夫

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五臣本識辟言猶豫作自字

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

與林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眾人同道道成然後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涂意速而

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聲曰靜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

也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

業善曰論語梁淵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大業也

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翰曰追法術苟從名譽者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向曰此類不能成矣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謂上所

寡欲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

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善曰左氏傳曰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止蓋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

識厚味之害善曰國語單襄公曰

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厚味實嗜主母也銑曰厚味滋味也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五臣本獨作泊字

著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

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向曰言外

物声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曠然無憂患寂於神氣以醇素淡泊独明其道著明也

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

乎大順

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

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道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乃至大順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神理長年可濟故同平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

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善曰毛萇詩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希以朝陽綏以五絃善曰毛萇詩泉也狀如醴酒也

翰曰晞乾也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養和於物也安於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理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善人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耶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則曰遺生故身存也若此以往

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善曰聲類曰怨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算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

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 故運之所隆

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

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善曰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 德玄同曲折合符

符 得失不能疑其志誰構不能離其

交然後得成功也

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

運也

聖人出

見而聖人用

故伊尹有莘

氏之媵臣也而阿

衡於商

太公渭濱之賤

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於天下也

疏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以此也

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

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主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主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主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主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主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五臣本將聖有開必

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

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

之生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欲事

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善曰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

出雲君臣相感亦如此詩云惟嶽五臣本降神生甫及申惟

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善曰詩大雅文也箋

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宣五臣本

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良同善注宣五臣本

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感褒女也五臣本

始於夏廢善曰呂氏春秋曰此有興主之士也史記

妖字始於夏廢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之廢而言曰余廢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

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

橫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

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棊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

宣王之時童謡聚孤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

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

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取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

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

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鄴山下棊仕淄切翰

命也餘注與善同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

宮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

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於曹

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叔孫豹之暱豎

牛也禍成於庚宗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

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

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

豎牛曰夫

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真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
孫不食卒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
子齊夢天壓已有一人深目而猴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
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
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
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善曰春
庚宗矣暱親也豎官號也 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 良曰謂運數至 一
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媒也 介 昔者
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
者六八而謀 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
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
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翰曰河圖洛
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特
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沒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
言九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蓋言之倒及

成王定鼎於五臣本 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天所命也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
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

故自幽厲之間居道大壞 善曰
杜預注曰郊廓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向曰幽王厲王無道不恤國事故
大壞

二霸之後禮樂陵遲 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
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

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 文薄之弊漸於靈景 善
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

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
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
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惻誠也 翰曰辯詐之偽成

於七國 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
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 良曰七國謂齊楚燕

趙韓魏秦也辯詐 酷烈之極積於亡秦 善曰言詐偽既
謂游說之士也

趙韓魏秦也辯詐 酷烈之極積於亡秦 善曰言詐偽既
謂游說之士也

烈也解朝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濟曰前迷七國則秦

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漢亡

之故云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

亡秦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

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西公以馬

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相輕文學而簡禮義

向曰漢朝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祖雖仲尼至聖顏冉

以武定天下志意輕棄儒士之言也雖仲尼至聖顏冉

大賢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

子有以政事者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銀於洙泗

之上不能遏其端善曰論語曰孔子朝庭上大夫言謂

記魯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

魯水名也史記曰其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桓子

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也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

讓規矩亦不能遏絕澆浮之端也閭閻和樂貌洙泗二水名

孔子講道孟軻孫卿體一衣布聖從容正道不能

其所也

其末善曰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

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

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稀驥之馬亦驥

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晞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

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變行也

銑曰孟孫二子體法顏冉故去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去希

聖當衰弊之世雖能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女

樂之貌維繫也天下卒至于五臣本溺而不可援有也字夫以

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善曰言小人之失

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良曰卒終也

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翰曰道不運會而見輕也以仲

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曰史記曰魯定公以

齊文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以仲尼

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

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
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
曰無有凡楚之祖封於周為千男五十里今孔五述三五之法
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
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立得據土壤賢
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向同善注 以仲尼
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 音頽 善曰史記曰孔子適
馬桓魋欲殺孔子按其掘孔子弟子曰可以 以仲尼之智
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以仲尼之智
也而 五臣本 屈厄 五臣本 於陳蔡 善曰家語曰楚昭
拜禮焉路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
皆中諸之病若用於楚則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
得行絕糧七日外 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善
無所通黎羹不死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 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才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

於人 善曰周易曰智周 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

於時 善曰文子曰養生以經出莊子曰未嘗聞 行足以

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 善曰孝經曰孝弟之至通

天地之道 濟曰彌廣綸理也言 應聘七十國而不一

獲其主 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

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區 於蠻夏之域屈辱

於公卿之門 善曰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

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 翰曰孔子道不行欲

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胃 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

於陽虎並魯 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

體而未之至也 已養高勢動人主 善曰史記曰伯

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晉叔向曰引黨以封已韋昭曰封學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銑曰子思孔子之孫也言子思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學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其所游歷諸侯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

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造門三字猶有不得賓者焉韓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造至也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五臣本無於字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

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問之言者也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也問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故曰

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五臣本作世字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揚雄反騷曰欽弔忠之相累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騷也銑曰言此二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

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翰曰遇窮其身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不疑也

可抑而道不可屈

日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身詎何傷也

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其

位可排而名不可奪

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之名守之如一不可失也

也譬言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

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

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

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

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

月土潤溽暑鄭玄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

以濟物不傷於清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父其行何也

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寒塗其清無不濕除是以長父也管子曰夫水淖濁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

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

獨立之負於俗理勢敏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古

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理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

出於岸流必湍之

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

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濟曰岸側有堆

高於人眾必非之

善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

行高遠出乎羣俗故眾人嫉妬共為前監

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

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

善曰毛詩曰殷鑒不

遂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替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求遂其志而生蓋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

冒風波於險塗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涉風波之險道恐隊落也**成其名而歷非**五臣本**謗議**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

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善曰司馬遷書曰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

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

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邀自遇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長子房用於漢高祖也**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

知為之而弗得矣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凡希世苟合身之士遽蒞戚施取之而不為政乎蓋亦知為之而必不得也

之人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遠蔭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厥施

也遽蒞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

俛仰尊貴之顏詐僞口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

迪勢利之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遠蔭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

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媵逶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透也行兒音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

應之如響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身之應聲也濟曰貴人之意所

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以關看

貴人之言無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音之應聲也

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

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善曰孟子曰大王居幽狄人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

其言曰名與自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與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向曰其言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直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

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失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與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向曰其言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直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

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迫也得與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也

故遂繫其衣服矜其車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繫謂裝飾使其鮮潔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車徒謂車馬侍從也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眈眈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然自以為得矣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蓋見龍逢比于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利也史記曰中滴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黃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于忠諫而死以為不逐勢變遷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誅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

蓋知伍子胥之錮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善曰杜預五臣本作也空善曰杜預

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屬鏤劍名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向曰費無忌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為不知諂佞以全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乃不戒慎無忌諂媚必見殺也

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

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蓋笑蕭望之跋**
蕭望之跋 **躓於前**
載躓其尾良曰跋躓謂

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印傳見重遭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

後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徒師故郡憂憊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 **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

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
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善曰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中尼有道而為陪臣也 **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

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闕其所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揚董皆需學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明闕然不

也 **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
也

之約其身也

善曰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界語曰泥濘誅身也其為

實或則執於而飲河

五臣本

者不過其腹身室

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非能受也

善曰桓公新論

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

浦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

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雷灑於

兩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

已外必不取矣需暴也受取也其為名乎則善惡善于

五臣本 毀譽流於千載賞五臣本 言懸乎天道吉凶

乎見神匡可畏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載之積

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 日灼將以娛王目樂心意耳善曰南都賦曰遊觀之好

耳目之娛 則天下之化貝畢陳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

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宮 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善曰毛詩曰子

惠思我褰裳涉 陵之倉則小坻之積在前矣善曰漢書曰尉他雖結

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給鬢後垂也給即鬢字也于子正

文引此而為鬢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

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

髮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善以髮向後為鬢蓋南人為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

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

文選卷之三

日恭

名城小
極臣枉而登鍾山藍田之土則夜光璜

余璠煩之珍可觀矣善曰爾雅曰扱枉曰擯廣雅曰

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

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

璠斂向曰衽衣襟也言挿衣襟以登山也鍾山夫如是

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

驚塵起散而不止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

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也風

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眾多

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

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

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邪不義則

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愛其身寧

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散而塵不復止矣齋愛也

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

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

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

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也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

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

劓墨宮割矜大辟也言其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

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安呈哉善

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踈之理

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濟曰言邪佞逐利之

名城小
極臣枉而登鍾山藍田之土則夜光璜

余璠煩之珍可觀矣善曰爾雅曰扱枉曰擯廣雅曰

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

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

璠斂向曰衽衣襟也言挿衣襟以登山也鍾山夫如是

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

驚塵起散而不止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

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也風

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眾暴寡

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

其官也

言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翰曰古之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

其官位也 冒貪也

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

能治而弗得也

向曰得位 得官位也

原乎天人之性核

胡

乎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眾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 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也 銑曰原本也

核考

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

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 良曰言自上至此

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 故君子舍彼取此 善曰

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濟曰捨彼取彼之道反此忠正之理

若夫出處不

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夫其知人之鑒

也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

衡軸猶執其中

古曰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此

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之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鄭玄曰此極謂之北辰也尚書曰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在

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也 向曰天之轉動眾星遂移而此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璣璇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

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言

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

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故其子孫者則孔丘嘗為此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

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與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女奴臣竊命

善曰女奴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燕穢周失其御法言

曰上夫其正致臣竊國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命也良曰御理也

奈王室遂卑

善曰答賓戲曰廊帝微恢皇綱刺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王正室遂

卑矣洛曰融

於是羣雄蜂

五臣本作鋒字

駭義兵四合

善曰

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善曰吳志曰漢以後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亦率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

陽眾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銑曰武烈皇帝際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荆州故云荆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

帝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

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

稜愴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諛子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紛紜

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眾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眾咸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

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

善曰毛詩曰祝

以計其功數也

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
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
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翰曰皇祖 謂漢祖也宗祊宗廟也蒸禋祭祀也 于時雲興之將帶
州颯起之師跨邑 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哮呼
颯斬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 善曰毛詩曰進厥
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翰曰哮
亦猛獸霧 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熊羆
集言多也 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比苞藏禍心
阻兵怙亂 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勗力一
心賈逵曰勗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
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
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社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
佚所謂無怙亂也 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勗力
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疆兵恃
託除亂也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善曰言出師之法
怙恃也 必以律齊之今則

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
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襄公曰毛其必
是昆吾稔之曰 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 忠規武
節未有 五臣本 如此其著者也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
羣雄忠規武節未有如 孫堅之盛也者盛也 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
世弱冠秀發 善曰吳志曰權稱號號追蓋策曰長沙王
人生二十日弱冠 良曰沒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
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
兵東驅奮寡犯眾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
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 攻無堅城之將戰
業也 向曰謂之少兵犯眾敵也 攻無堅城之將戰
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旨定 善曰左氏
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甲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書曰震澤底定 濟曰言前敵雖有守

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鬪戰也
統曰柔安底改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

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贊曰喻以威德也良曰

脩師謂理兵也翕赫盛貌也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

俊而周瑜為之傑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與伯請所賓禮皆各豪

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相友收翰曰交雜也御用也彼

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謂張昭周瑜也

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五臣

江東蓋多士矣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相求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將此

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及帝座乎紫

闔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背齊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滅氏曰無或如滅孫統于國之紀能門斬闔

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鉏標為與馬以

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闔紫闥也

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以平王道及其帝座也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向曰挾持天

業未就中世而殞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都側曰

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向曰戎車兵車也次

而死謂次於路也側自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

用集我大皇帝以竒蹤龍襲於逸軌睿心

因於五臣本作乎字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平遺

風善曰吳志曰權荒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

修收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良曰大皇帝謂

孫權此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皇帝也向曰言孫權以

奇異英雄之蹤繼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執

跡睿聖令善圖謀也翰曰咨謀播而憲法稽考也遺風謂

父兄之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善曰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

申重也濟曰疇咨謀議也俊茂謂東帛旅於丘園旌

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

命交於五臣本塗巷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交

旌謝平後漢書曰郊道不應州郡旌命翰曰旅次也丘園

謂實人隱逸之處也以束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者

交于道路闡巷也旌旌類也求故彖彥尋聲而響臻

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

志士希光而景騫異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班固

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王詩曰其會如林銑曰天下

彖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

其光輝加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湊於轂也猛

士之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騫馳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

魚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善曰吳志曰

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羽明湖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

守三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英達幼心獨見拔草

求君定交一面陸孫字伯言伯言寔蹇以道佐出能勤功

入能獻替魯肅字子敬昂子敬後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

雲臺毛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

心膂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

不言名呂蒙將

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軍也壽類也

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

力

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比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斬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復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比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子欲宣

力

力四

葛瑾

張承步騭

以名聲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

風雅則諸

國名臣序贊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體貌都閑而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子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儒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諷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

政事則

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

器任

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

舉正

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翰曰彊也虞翻字仲翔二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翻性不協俗數犯

瑯

以敏達延譽

奉使則

趙咨沈

長

長曰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善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

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
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
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
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
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
有稱封未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五臣本作機字**祥協德**善曰韋昭漢書
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曆數
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
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
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悅字林曰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
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
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 濟曰
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密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
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台也
主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
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
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
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

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效進位偏
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銑曰此二人**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善曰吳志曰駱
統死於王命**劉基**善曰吳志曰劉基
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旦又曰劉基
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
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
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向曰補**謀無遺**善曰廣雅曰諸智
君之過也**舉不失策**善曰廣雅曰諸智
也東觀漢記魯恭
上疏曰舉無遺**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
下爭衡矣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復曰吳
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
曰衡翰曰衡平也言與**魏氏常**五臣本作常字**藉戰勝之**
去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威率百萬之師**善曰漢書是錯曰戰勝之威
氣百倍也濟曰魏氏曹操也**浮鄧寨**
之舟下漢陰之衆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
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寨者長

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也

漢水名也水南曰羽楫萬計龍躍順流也善曰羽楫言疾隕衆謂兵聚也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也善曰羽楫言疾隕衆謂兵聚也

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善曰包言布兵陳於此處也

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善曰毛詩

赤墜初一交戰公軍破退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吞口兵

也嶺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喪旗

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

記注曰遁逃也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

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餘之兵漢王

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幸

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善曰漢

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

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虜關羽

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鬣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

山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鬣

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絕命向同善注續以濡須之

寇臨川摧銳善曰吳晉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州

數千人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須水

也寇敵也摧銳謂摧其鋒銳也曹公懼而退走也

之戰子輪不反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

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達龍楚

達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龍

口登蓬龍而下墮兮王逸曰蓬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穀也馬隻輪無反者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山子隻也輪車輪也言大敗使車不還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血

六財匱也匱乏也而吳覓五臣本然坐乘其敵故

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莫爾而笑何晏曰覓爾小

笑之貌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向曰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

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

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剛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

莫若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銑曰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時足也晉梁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晉書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絲束也

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善曰

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善曰蒐與搜古字通三告

於上帝拱揖羣后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

五帝也尚書曰頒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

虎臣毅卒循江而守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

長棘勁鍛殺望

而奮善曰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鍛鍛有鐔也亦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

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

庶尹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巨衣反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也 翰曰協合也裔夷狄之國也衍行遐遠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善曰左氏傳曰晉人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宇內清平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善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廄為一閑

也 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閑謂育獸坊也 明珠瑋寶

耀 五臣本 於內府 善曰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珍

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音而赴 善曰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

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 輶 由軒馬

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應響音歸君命速也 輶 由軒馬

南荒衝朝 息於朔野 善曰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

曰戎車士征衝朝開關字略作幢樓也音義曰輶兵車名也薄前切 翰曰輶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

使安撫遠國也衝朝兵車也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

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善曰難蜀父老曰今割齊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

虞今則無之此乃 大皇既没幼主泣朝女奴回肆虐景

帝業之堅固也 皇聿興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

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宗信茲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

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銑曰大皇權也泣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姦邪 虔脩遺

縱虛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

體守文王之法度也 翰曰虔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

敬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 未滅故老猶存 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

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

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寒謬盡

規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寒謬寒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

寒謬謬謂盡規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濟曰陸公謂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熙興也向曰謬謬正直

也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善曰吳志曰施績字公緒

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媚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良曰施

姓也績丁奉五臣本離斐以武毅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

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孟宗丁固之仕仗為公卿善曰吳志

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

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

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樓

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五臣本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玄字承光

作婁字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善曰吳志曰樓玄字承光

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

雖病股肱猶存五臣本作良字善曰尚書大傳曰元首

股肱謂上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

所迷者也之志五臣本皇家有土崩之釁善曰秦更名民曰

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

崩也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善曰晉命晉師也言

躡其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楊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向

曰言歷數天命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卒散於陣民奔

于邑五臣無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

勢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此二句

之害善曰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

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

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

之心故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善曰左氏

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

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

濟西向曰隊謂兵之部伍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善

言吳亦非有此患也餘注同

左氏傳君子曰昔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于寶晉

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

于濬翰曰浹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雖忠臣孤憤

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悌字臣先襄陽

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

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

曰世又不與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

無曩之衆善曰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曰謂昔日之曹劉

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

阻五臣本作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

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向曰符法貿

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間尚亦未改然昔者曹

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

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 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楊而奄五臣本交廣善曰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 翰

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

怨矣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曹商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劉公因險以五臣本飾智功已薄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

矣其俗陋矣五臣本無矣字 善曰淮南子曰偽之生

夫吳桓王險

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五

深字遠矣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語曰子曰

接士盡盛德

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

濬於係虜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蒙

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荆州將吏悉皆

明昔觀丁父節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仲也文王以

為今非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楚各臣

西潘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容之毛萇

詩傳曰識用也 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

謂赤心也 濟曰戎行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

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鞫躬以重陸公之

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善曰吳志陸拔為

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

正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

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

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

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促辦御

與于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糧為軍後援也

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士

不憂前人有欺 銑曰不患難貴臣權勢所偏也 翰同善

注 良曰時曹公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資益

周喻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

非食 善本有 **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

善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血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李尋傳曰王根輔

政數虛已昭昭尋 濟同善注 向曰披張也虛已者亦猶虛

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 五臣本 **命**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不

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

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善曰吳志陸拔為

遜銘曰魏大司馬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文選五十三

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吾以為大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寫列條使即中樞逢齊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拉口
善曰為吳三歡宴之未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良曰同善注議亦諫也三

屏氣跼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以伺子明之疾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
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

信子瑜之節
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

是以忠臣競盡其謨
五臣本作謀

志士咸

得肆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

厭夫區區者也
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善曰論語曰子謂

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

善曰論語曰子謂

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

慊苦如也善曰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兆穀

也初都建業郡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

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五臣本

善曰杜預左氏傳

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

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善曰杜預左氏傳

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

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終戎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

肥善也向曰言吳地廣兵衆也帶甲謂兵也

練謂習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

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域

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

以道善人御之有術善曰陳琳為曹洪與大帝書曰

敦率遺典勤民謹政謂為中才處之始難倉卒論語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善曰左氏傳

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五臣本無也字

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

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

吳人之存亡也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

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

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 良曰援助也與
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
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善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川阨流迅水有驚
兵車也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
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善曰元戎
啓行 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 由通 艦盧
亦言地狹鉅人衆無施用也 千里前驅不
過百艦 胡減反 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
艦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 翰曰舳
艦船也艦戰艦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 故劉氏之伐陸
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善曰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
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
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為長蛇者言
其地狹首尾不得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
相救其勢合然也

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

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

總羣誼五臣本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五臣本只以

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善曰

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章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 銑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 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矣四瀆江淮河濟也宣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

所屈即荆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

守峽口以待禽耳善曰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 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 銑曰言晉人所長巧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

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建必速覆敗是天助晉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

步聞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

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 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

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于時大邦之衆雲翔

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

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 善曰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頃子說秦三曰今楚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曰鴻飛遵渚者毛萇傳曰遵循也 向曰大邦謂晉也

作此論之時吳亡機仕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

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

於吳順流而下曰公 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關城之北其迹並存 良曰陸公謂

抗也東抗謂海也 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踣跡待戮

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

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

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榮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

以圍闡外以御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

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

距胤身率三軍馬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

躡之肇太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

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業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

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 濟曰反虜謂步闡也踣跡謂

附伏也比窺謂投晉也 翰曰宵夜遁逃也喪失師衆也信

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善曰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

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 善曰言少

有虞度之

事也 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陸公沒而潛謀兆

吳釁深而六師攻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良曰言陸

始孫皓無道破釁日深而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

日之師齊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

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

嗚呼人之去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善曰詩大雅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

形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大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

如地利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易曰王侯

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善曰周易坎卦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

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吳之

興也參善曰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善曰

及其亡也恃險

而已又孫卿所謂舍五臣本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

而巳又孫卿所謂舍五臣本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

而巳又孫卿所謂舍五臣本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

而巳又孫卿所謂舍五臣本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

而巳又孫卿所謂舍五臣本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

而巳又孫卿所謂舍五臣本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

而巳又孫卿所謂舍五臣本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

而巳又孫卿所謂舍五臣本其參者也良曰捨其天

也理夫四州之萌五臣本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

之俊也濟曰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山川之險易

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韓曰勁利之器兵器也先政之策

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五臣本何哉所以用

之者失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是故

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審存亡之至數

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人

五臣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銑曰誘進也俊又謂賢人也士民謂百姓也

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

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

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善曰孝經鉤命章曰天

元也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

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

思忝離無愍周之感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

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

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禮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

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故能安社稷固土宇

則長無喪亡之患也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三



